

灯下漫笔

秋裤

刘悦

处暑过后就是中秋,天渐渐地凉了。人们考虑该穿秋裤了。

往年,郑州大街上爱美的年轻人基本都不穿秋裤,一条牛仔褲从秋穿到冬。

有车族,从家到停车场几步远,还没有感觉寒冷就到了车上,到了单位有暖气,暖气很热用不着穿秋裤;城市地铁公交发达候车不用了多长时间;很多年轻人的意识中只有老年人才会穿很土的秋裤。

传说,夏商时期一个叫秋菊的姑娘发明的内衣,当时不叫秋裤,叫内裤,当然不是现在说的裤衩,在此之前人们穿的都是整体的裤子,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秋菊改名为秋裤。

人类穿秋裤的雏形,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不列颠,当时的英国贵族中流行一种羊毛材质的马裤,它为方便骑马作战而设计为紧身裹腿,下搭贵族尖头鞋的样式。这种裤子前置一块保护小腿骨的板子,穿着既不方便,也不舒服。即便如此,马裤的风光依然在英格兰贵族中保持着,直到英格兰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张扬跋扈的统治者亨利八世上台。亨利八世为了造福他那那些被马裤折磨的英格兰贵族们,而对马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——拿掉板子!于是秋裤的雏形就此诞生了。

到19世纪,曾经亨利八世子孙的后代们早已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生根发芽。而在当时的开拓地加拿大,人们会为了御寒而穿上连体内衣,这种内衣手脚腕口收紧,将上下身裹得严严实实,保暖性极佳。但会严重影响上厕所。在天寒地冻的时候,你有了隐秘的生理需求时,要忍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才能在寒风中脱下上装,半裸着上身蹲下呢?

直到20世纪才出现弗兰克·斯坦非尔德。

安大略的某个寒冬之夜,昏黄暗淡的灯光下,弗兰克·斯坦非尔德手持剪刀,轻轻剪开了他的连体睡衣。正是这位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天才设计师弗兰克·斯坦非尔德,他与兄弟约翰以号称“不缩水”的内衣起家,又在1915年12月7日正式为秋裤申请了专利,因此被视为“现代商业秋裤之父”。弗兰克在发明秋裤的同时……还发明了秋衣。

秋裤的时代开启了,新的时代,产生了无数的传说……

约翰·沙利文这位拳击历史上最后一位徒手的世界重量级冠军,穿着秋裤挥拳的模样成了比“国王的新衣”更好的宣传。

那么安大略人穿不穿秋裤呢?女士秋裤其实在安大略被机智地换了名字,叫瑜伽裤或者打底裤,不但裤子里可以穿,裙子里可以穿,甚至可以直接外穿,但一向崇尚自然的安大略人基本是跟秋裤绝缘的。

秋裤已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,尤其是在年轻人中,它早已不再流行。穿秋裤的人群中只以中老年人居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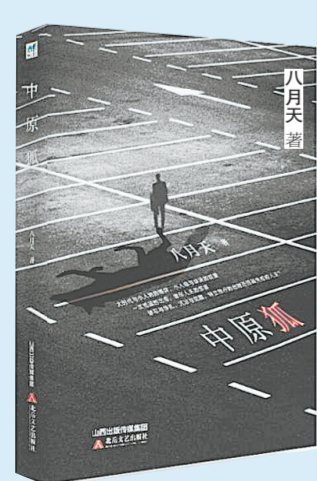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抛弃秋裤。

秋裤是保暖用的,实用目的十分明确,自然算不得时尚。

郑州市供暖系统的发达,建筑物和公共汽车都能够保持温暖,人们对秋裤的保温需求越来越少。即使是寒冷的冬天,穿一双长靴,套长可及膝的外套,人们就足以应付在建筑物与汽车之间的短暂步行,这种着装也便于在冷热交替的环境里穿脱调整,很多人早已适应了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生活方式。

林总满意地点点头,掏出两张百元钞票,说:“谢谢先生。”先生并不推辞,将钱装进口袋,笑道:“你是富贵双全,不必多虑。”林总让宋书恩、高上也占一卦,他们都摇摇头,遂跟着林总出门。上了车,高上就说:“林总,这下你放心吧,放手干吧。”“这么多年,谈到时机了。”林总情绪很兴奋,“回去我请你们洗澡,洗完澡打牌。”刚进市,天空飘起了雪花,阴沉的天空似乎明朗了一些。宋书恩看着林总算完卦之后的表现,感觉那卦似乎也很适合自己。

不到八点钟,宋书恩就坐在被窝里给曹利英打电话,打了好一阵她才接。“这么早,没睡懒觉?”“你电话真难打,回头你住的房间也扯个分机。对了,我给你说姐,中午吃饭的事,要是没别人就算了,过几天咱们去吃火锅。”“你听我的就中了,你不用管了。我还不知道你,怕我花钱,没事,我说过有人买单,就是你姐买单一顿烤鸭我还请得起。”曹利英的态度异常坚决,“给姐点面子,别跟我客气了。记住,打扮得精神点,早点过去。”曹利英不等宋书恩说话,就把电话挂掉。他对着电话摇摇头,自言自语道:“那就给你点面子,你请客,我买单。”宋书恩起来,掏出钱包看看,只有两百块钱,对吴金玲说:“你包里有现金?要不多再去取点。”吴金玲说:“好像有二三百吧,去烤鸭店一顿饭得多少啊?”宋书恩说:“也没准,带上酒和饮料,人不多菜钱五百块钱应该差不多吧。不过还是多准备点吧,你记住再取点。利英姐不容易,咱不能让她花钱。”吴金玲说知道,开始去准备早餐。宋书恩敲敲省玉的房门门,喊道:“宋省玉,起床了,中午跟你曹阿姨去吃烤鸭,你起晚了我就走了啊。”不到十一点,宋书恩带着老婆孩子打的去赴宴。部门没有专车,平时用车都是集团办公室派,在市里的活动他主要还是靠骑车和打的。省城大的烤鸭店也就两家,一家是北京烤鸭的分店,生意火爆得很,包间要提前预订,大厅也经常要排队等座。另一家就是今天要去的中北烤鸭店,据说风味跟北京烤鸭不相上下,生意也很火,但地方大,很大一幢楼,除了包间需要预订,大厅一般都会有座。这样冠以某种名号或菜肴的专业饭店,顾客大都是奔着其特色而来,因此,来这里消费的主流群体,多数是家庭、朋友之间的聚餐。曹利英跟孩子已经在包间等着。宋书恩一看,是十二人的大台,就说:“姐啊,这么大的包间,都有谁啊?”



林总满意地点点头,掏出两张百元钞票,说:“谢谢先生。”先生并不推辞,将钱装进口袋,笑道:“你是富贵双全,不必多虑。”林总让宋书恩、高上也占一卦,他们都摇摇头,遂跟着林总出门。上了车,高上就说:“林总,这下你放心吧,放手干吧。”“这么多年,谈到时机了。”林总情绪很兴奋,“回去我请你们洗澡,洗完澡打牌。”刚进市,天空飘起了雪花,阴沉的天空似乎明朗了一些。宋书恩看着林总算完卦之后的表现,感觉那卦似乎也很适合自己。

知味

勾魂夺魄虾籽面

李星涛

黄鲜香的虾籽与汤、面充分搅拌后,才可用汤勺舀上半勺,放进口中品尝。那汤看似清淡,但味道却很厚重,又透虾籽凛冽的鲜香。之后,还是不要急着大口吃面,而是将浸泡在碗底的底层面条,用筷子挑出来一根,放在嘴中慢慢细品。这时候,面条已在汤中浸泡了约几分钟,全然没有了面条固有的硬涩,而且融进了汤的鲜香,吃起来既有面香,又有汤味。

那面条,筷挑起来,根根乱颤。吃进嘴里,初嚼筋道颇足,但又硬得恰到好处,既满足了牙齿触觉上的快感,又亢奋起了吃客心理上的食欲。它们借助于充足的汤水,好像长了腿脚,根本不用吃客用箸,而是自己主动爬进喉咙里去。那面汤,清清爽爽的。喝一口,你绝不说不出到底是哪一种味儿霸占了味蕾,只有回味一会儿,你才会从各种味儿中辨别出虾籽的鲜美、葱花的香味,绿豆的甜香……店主是如何将这众多个性独特的味儿紧紧团结在一起,共同营造出如此绝妙的味觉氛围的。我想,除了虾籽独特的鲜美之外,应该还与他们精心熬制的高汤

黄鲜香的虾籽与汤、面充分搅拌后,才可用汤勺舀上半勺,放进口中品尝。那汤看似清淡,但味道却很厚重,又透虾籽凛冽的鲜香。之后,还是不要急着大口吃面,而是将浸泡在碗底的底层面条,用筷子挑出来一根,放在嘴中慢慢细品。这时候,面条已在汤中浸泡了约几分钟,全然没有了面条固有的硬涩,而且融进了汤的鲜香,吃起来既有面香,又有汤味。

之后,还是不要急着大口吃面,而是将浸泡在碗底的底层面条,用筷子挑出来一根,放在嘴中慢慢细品。这时候,面条已在汤中浸泡了约几分钟,全然没有了面条固有的硬涩,而且融进了汤的鲜香,吃起来既有面香,又有汤味。



晨牧(油画) 左国顺

紫琪来到村委会门口,刚好看到大伟骑着摩托从村子里面走回来。他的裤腿上溅满了泥巴,脸也变得黑红,冷不丁一看,就是个地道的农民。紫琪心里针扎似的疼了一下,所有的不快消失大半。紫琪说:“周末也不休息?”大伟说:“嗨,乡下哪有休息日?!”紫琪撇了撇嘴:“那是,谁让咱是第一书记。”

大伟不接她的话茬,说:“紫琪,咱上鸡公山吧?”紫琪同意了。她只听说鸡公山是个风景名胜,还真没来过。重要的是,毕竟她跟大伟谈了两年,还是有感情基础的,好聚好散吧。

大伟来这里一年多,也没上过鸡公山。他们乘坐景区的车,直接到了山上。正是秋天,山上秋色正浓,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,郁郁葱葱;矮小的灌木蓬蓬勃勃,生机勃勃;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也不甘寂寞,热闹地点缀在山坡上、小路旁……空气很是清新。紫琪大口呼吸着,一副贪婪的样子。大伟说:“这里好吧?”

“好!”紫琪顺口回答道。她说罢,也觉得大伟是在套她的话,便低着头,没再吭声,专注脚下的路。看到山上的洋房以及简介,大伟说:“你瞧,当年好多外国人都相中这里了,建了不少的别墅呢。听说,蒋

微型小说

不只是传说

侯发山

紫琪想了想,忍不住说道:“大伟,第一书记缺了你,我可以,我也无所谓,但是,你的父母缺了你行吗?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……”

“紫琪,不就三年时间吗?”“三年,对我来说,好像是万里长征。每次逛商场,看到别人出双人对,我心里啥滋味?去年,你的父亲大腿骨折,我跑前跑后……”说着说着,紫琪的眼泪憋不住了,终于一粒一粒滚下来。

大伟上前要去抱紫琪。紫琪转身抱住了一棵大树。大伟说:“也行,你就当这棵大树是我,想捶就捶,想打就打吧。”

紫琪真就拿拳头捶打那棵树的树干——只捶打一下,便疼得龇牙咧嘴,看到大伟偷着乐,她破涕为笑,转移目标去打大伟。大伟顺势抱着了紫琪。紫琪趴在紫琪的肩头委屈地哭起来。

新书架

《外面是夏天》:有意将种种失去之痛揉碎

海香

《外面是夏天》是韩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年轻女作家金爱烂的第四部短篇小说集,共收入七篇作品。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在经历“失去”,失去孩子,失去父亲,失去能用母语与之交流的人……金爱烂似乎有意将这种种失去之痛揉碎,均匀地分布在字里行间,让痛感不时击中读者的心。在本书中,作者依旧保持着都市生活观察员和记录员的角色,叙述平实,贴近生活。《外面是夏天》是第四十八届东仁文学奖获奖作品,其中《沉默的未来》《您想去哪里》分别为作者赢得第三十七届李箱文学奖和第八届年轻

作家奖。在与青年作家蒋方舟的对谈中,金爱烂说道:“每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社会问题的角度、方式都不太相同”。她写小说时,“对社会问题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,也就是没有明确写出来”。她将小说创作比喻为“盖房子”,她没有将“社会问题”当作是建筑的水泥、钢筋结构,而是希望它作为这个家特有的某种味道存在”。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,“进去看一看,当他进去看完以后出来的时候,他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就带上了这种独特的味道,他能够回去以后回味”。

虫抵挡不住,逃走了。正当栓柱腾云驾雾准备回家时,九条长虫又返了回来。栓柱就按下云头,长虫们见状,又跑了。为了乡亲们的安危,栓柱没再回去。过了七天,他变成了一只石鸡,昂首屹立在群山之间。说来也怪,那些长虫回来看到石鸡,吓得转头就走,再也不敢来了。金姬下凡寻找栓柱。当她看到鸡公山时,知道栓柱已经变成了石鸡,就在鸡公山上长哭不已,最后血泪耗尽,也变成了一只石鸡依偎在丈夫身旁。

听到最后,紫琪的鼻子也有些酸酸的。大伟说:“紫琪,人家栓柱都能为了老百姓放弃自己的幸福,我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这里的村民办一点事?”之前在微信上,紫琪没少劝他回去。

紫琪看着大伟,说:“大伟,我有个决定。”大伟避开紫琪的眼睛,看着鸡公山的顶峰,说:“紫琪,你说吧,我能承受得了。”他有个预感,紫琪此行是来跟他分手的。

紫琪说:“大伟,我想来鸡公山支教。”大伟又惊喜:“太好了。可是,我的父母……”“傻瓜,把老人家也接来嘛。”紫琪嗔了大伟一眼。

大伟兴奋得一下子跳起来,好像那只昂头展翅想要引吭高歌的雄鸡。

学问,隐不住。国家图书馆,馆藏天下典籍。老子博览群书,学问很大,天下闻名。若非如此,孔子也不会四次登门求教。只是,他不著一字。非不能著,是不想著。抑或,他尚未得到救世方略。抑或得到了,但不能讲——天下乱成一团麻,讲给谁听?

老子对于典籍不遗余力的保护,在王朝一党武力掠夺面前,吹弹即破。板子打下来,他再次被罢职。此次,他想开了,也想通了,他曾让孔子出世,如今,该他“逐去”。

他曾回到故乡宋国,亦东迁沛泽,可是,都没有找到理想的隐居之所。于是,他决定入秦西行。

函谷关是他必经之地。守关者为尹喜。在老友面前,老子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尹喜曰:“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。”

30年日积月累的学问与深思熟虑,如滔滔江水一般汇入《道德经》。他的目光穿越苍穹,穿越宇宙,以哲学家的思维思考万事万物的本源。他提醒统治者:治大国若烹小鲜。他告诫芸芸众生: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骋猎令人心发狂,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

老子以另一种形式入世。他还是隐者。隐者观潮。他内心,潮起潮落。



硕果累累庆丰收(国画) 翟瑞兰

聊斋闲品

隐者老子

许锋

隐,即藏而不露。有的隐于朝,有的隐于市,有的隐于野。大约公元前551年,老子出任周朝守藏室史。此后长达30年里,老子没有换过工作。守藏室,便是图书馆;守藏室史,便是图书馆馆长。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工作如此长时间,想隐,是隐不住的。人,隐不住。春秋末年,周王室衰微,内訌不断。由于得罪了人,老子曾被免去守藏室史之职。又由于“工作”需要,有人又让他官复原职。经此波折,老子明白,在一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,自己不过是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“标的”,是随时可以牺牲的牺牲品。如此,对于积极试图恢复周礼的孔子,他泼了一盆凉水——君子动善时,世道不好,你提倡的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,也不会有人听你的,你应该出世。

老子博览群书,学问很大,天下闻名。若非如此,孔子也不会四次登门求教。只是,他不著一字。非不能著,是不想著。抑或,他尚未得到救世方略。抑或得到了,但不能讲——天下乱成一团麻,讲给谁听?

老子对于典籍不遗余力的保护,在王朝一党武力掠夺面前,吹弹即破。板子打下来,他再次被罢职。此次,他想开了,也想通了,他曾让孔子出世,如今,该他“逐去”。

他曾回到故乡宋国,亦东迁沛泽,可是,都没有找到理想的隐居之所。于是,他决定入秦西行。

函谷关是他必经之地。守关者为尹喜。在老友面前,老子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尹喜曰:“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。”

30年日积月累的学问与深思熟虑,如滔滔江水一般汇入《道德经》。他的目光穿越苍穹,穿越宇宙,以哲学家的思维思考万事万物的本源。他提醒统治者:治大国若烹小鲜。他告诫芸芸众生: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骋猎令人心发狂,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

老子以另一种形式入世。他还是隐者。隐者观潮。他内心,潮起潮落。

连载

孩子们好新鲜。“喳喳喳喳,喳喳喳喳”,树叶声不绝于耳。这既是对“平安无事”的报告,也是对他们好奇心的实践。啥时候能“喳——喳喳喳喳”呢?他们既有些害怕,又有些渴望。让他们尝试的机会终于来了——

这天上午,二小和伙伴们赶牛羊换坡吃草,来到了滴水洞旁边。滴水洞是个自然洞穴,洞口像一个不规则的倒四边形,上沿左右高低有一丈多宽,下边却只有五六尺宽窄,七八尺高的洞口里突出一块白石头,不论春夏秋冬,总有一滴水固执地跃下,年深月久,竟在石洞口砸出一汪水洼,几乎挡住了进洞的道路。浅洼见底,水清如无。

几十条青背鱼或浮或潜,竟像是宽宽窄窄的柳叶在虚空中飘飞。“洞洞!”精豆儿喊着就要往里钻。“别去!”水花伸手拉住他。精豆儿不听,瞪起眼睛:“我是哥!”

“哥!”水花更紧地拉住哥。二小走过来,说:“这是滴水洞,没事,我进去过!”“没事!没事!”精豆儿得意了,就往里走。



“我知道! 没事就喳喳喳喳,有事就喳喳——喳喳喳喳!”水花应着,把树叶放嘴里,轻轻一吹,悦耳的声音响起来。三个孩子进洞了。洞口的水光映进洞里,照出一片镜子似的光亮来。过了那片光亮,山洞拐弯,顿时一片黑暗。二小停住脚。田贵也停住了。精豆儿不停,只管往里走。“里边有狼!”田贵吓他。“没狼!”精豆儿不怕,只管往里走。“二小,你到过洞底儿没有?”田贵站着问。“到过。”“洞底儿啥样?”“洞底是一块大石头。石头旁有一道大缝隙。”精豆儿往里走着。田贵跑上去拉住他:“二小到洞底儿,一块石头有啥好看。走走走,回去!”精豆儿后拽着,不愿出来。二小上前哄他:“精豆儿,太黑了,明天我带个火,咱举着火把进里看!”